

周学忠 编著

風雨乾坤



華齡出版社

风雨乾坤

周学忠 编著

华龄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林欣雨

装帧设计:三星设计工作室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雨乾坤/周学忠编著. —北京:华龄出版社,2005.2

(孺子牛文丛/林风主编)

ISBN 7-80178-231-3

I. 风... II. 周... III. 传记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09699 号

书 名:风雨乾坤

作 者:周学忠

出版发行:华龄出版社

印 刷:北京忠信诚印刷厂

版 次: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850×1168 1/32 **印 张:**5

字 数:10 千字 **印 数:**1—1000 册

全套定价:49.80 元

地 址: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 编:100009

电 话:84044445 **传 真:**84039173

目 录

引 子.....	(1)
第一章 匪乱花烛夜.....	(2)
第二章 深谋安良策	(18)
第三章 乍然黑风起	(54)
第四章 天不灭老戴	(90)
第五章 花寒劫外香.....	(112)

引 子

1983年，李先念主席会见曾在新五师工作过的原武汉军区副司令武世安，问到戴焕章的情况时，武世安沉痛地告诉他，戴焕章在1947年春天被其宿敌所暗杀；李主席很惋惜，而且深情地怀念道：“戴焕章是我党的好朋友，他有功于革命，有功于民族解放事业。”

戴焕章这个豫鄂边上的传奇人物，是国民党杂牌军的一位高级将领，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，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，他明里受李宗仁指挥，暗里却与新五师的陈少敏、李先念密切合作，多次给新五师送去枪支弹药，提供重要军事情报，秘密护送我方干部通过日伪封锁线……

对于这样一个人物，人们不禁要问：他的过去如何？他又是怎么一步步走了过来的呢？历史是最准确的答案。

第一章 匪乱花烛夜

1925年。

在长江支流的支流上，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，它源出八百里伏牛山南麓的内乡县，流经淅川、邓州，于新野县的新甸铺汇入白河达于汉水，因其水势偶平偶险，故称刁河。刁河在古老的邓州城南25里处旋个大潭，就是民间传说“鲤鱼跳龙门”里的那个锁有孽龙的回龙潭。回龙潭畔筑有回龙寺寨，寨东南二里远有个平平常常的村子，叫牛营。

冬季的豫西南农村，特别贪睡。然而牛营村北头的那座砖墙瓦屋的农家四合院，却早早地忙碌起来。天还灰蒙蒙的，四合院里那沙沙的脚步声，哗啦哗啦的倒水声，各种木器、铁器的撞击声以及锅碗瓢勺的叮当声，合成一团音响的浓云，在农历11月22日的晨空中荡漾。

在这忙碌的人群中，最早起床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农妇，中等个儿，乌发中飘着能数得过来的几根银丝。她今日的心情特别高兴，因为去年娶了大儿媳，是村北大里王营的魏家姑娘，今天又娶二儿媳，是河西魏庙村的姑娘，也姓魏，明年，或后年再把东乡的三儿媳

娶过来，那才叫心满意足呢。她生育三男两女，个个长得体态，而丈夫戴天锡为子女们取的名字挺合她的意。大儿子叫金娃，学名戴书金，字玉亭；二儿子叫银娃，学名戴书文，字焕章；三儿子叫山娃，学名戴书山，字松亭；两个女儿叫玉容、玉环，总的意思是金银成山，金玉相连，都是金贵的意思，啧啧，她越思越甜。只是这么好的事，这么排场的事，今日娶二儿媳妇抬哑巴轿令她太不称心。在当地，娶媳妇抬哑巴轿都是穷苦人家没办法的办法，象她这样的人家，虽不算多富裕，也有八十多亩地，况且老头子戴天锡前些年是县衙里一个官官，乡亲们还为他立有功德碑呢；再说大儿子戴玉亭在区上当秘书，连区长李荣泮也很器重他，三月间又去到内乡学搞地方自治，将来回到地方，拉起一支子枪，说不定干多阔哩。这样有头有面的人家用哑巴轿接亲不让人耻笑、捣脊梁沟吗？为这事，她跟老头子别扭了好几天，最后还是胳膊扭不过大腿。这老头说话慢条斯理，下大雨不乱脚步，可是认准理谁也没办法说服他。他坚持要用哑巴轿娶二儿媳妇，理由就是那几句：“如今世道乱，土匪多，躲都躲不及，还声张着惹祸？”提起办喜事惹祸，耳闻的有，眼见的也有。唉，没办法，如今土匪专找大户的事。太声张了，说不定招来匪祸，那可是吓死人啦，所以依了老头子的主意。她是一个争强的女人，尽管用哑巴轿接二儿媳妇，她在暗中使劲，尽量要把喜事办得周到一些，隆重一些，以补哑巴轿娶儿媳的亏欠，日后也好给二儿媳妇交待，免得落人埋怨，亲大儿媳妇了，不亲二儿媳妇了，手掌手背都是肉，一律看待。为这事，她真操了大心，一晚上睡不了半宿觉，连衣服也没脱，囫囵滚睡，囫囵滚起。她一大早就起来，叫醒了那些抬轿的，抬酒席的，抬食箩的，拉车的，招客的，迎亲的，帮厨的……又回来交待大儿媳妇，为银娃找好新衣新帽新鞋袜，还特意把今日去押轿的山娃叫到跟前，一一交待了押轿应注意的事项和礼节，交待毕，又先生考学生似的，让山娃从头复述一遍，有两个地方说颠倒了，她还严厉地指责：“不用心不行，这是大喜事，可不能当儿戏耍，记清！”其实山娃早记清了，中间故意弄错，谁知挨了训，只好又从头到尾地复述一遍。

风 雨 飘 摇

一切都安排妥当了，她也确实困倦了，坐在堂屋的大黑漆圈椅上，闭目养了一会神，猛然想起一件事，急忙走出屋门，来到二儿子戴焕章住房的窗前喊：“银娃，今日是啥日子，都啥时候了，你还在睡哩？”

正在梦地里。在大街上见到哥哥戴玉亭同几个人边谈边笑地向前走着，他用劲喊，怎么也叫不出声来，当隐隐约约地听到母亲喊时，才猛一使劲儿，手从胸口上拿下来，随之“噢”了一声，伸出汗浸浸的左手揉揉眼睛，才算真正醒来，擦了擦头上的汗，急忙给母亲回话：“我听见啦，就起来的。”他坐起来，披上衣服，望望已经发白的花格窗纸，突然右眼连跳三下，身上禁不住打个寒颤。嗨，又是眼跳，总不会有什么祸事，今日可是我结婚的大喜日子！

大妹妹玉容看到二哥出来了，急忙端过早已打好的白面浆糊，招呼妹妹玉环：“快，快把对子拿过来。”十岁的玉环比玉容小三岁，长得如花似玉，两只大眼扑闪着，将写好的一大摞对子递给她二哥戴焕章。他含着笑，手拿蘸着浆糊的新笄帚逐个门上贴对联。洞房门扇上贴着两个特大的“喜”字，上联是：玉镜人间传合璧；下联是：银河天上渡双星。大门上的对联是：两国成婚有秦晋，一村结好是朱陈，笔力遒劲潇洒，戴焕章最喜欢这种行草字体，久久地凝望着，时而还在手上模仿着。“二哥，都贴完了，还站着看啥哩，不快去穿新衣接二嫂！”玉环捅了他一下，调皮地跑开了，他看着小妹妹的背影甜甜地笑着。

二

吃罢早饭，院内热闹非凡。农村就是这个样子，无论谁家过红白喜事，左邻右舍都主动热情地为其帮忙。轮不上帮忙的，也要到现场观看，在冬闲季节过喜事，看热闹的人更多。逢上太平年月，众人凑份子请戏班子来搭台唱戏，一唱就是十天半月，或是借寺庙烧香起会，四乡八村的人可以到一起交流物资，交流感情，寻开心，找乐趣。

可是这些年土匪横行乡里，闹得众百姓不得安生，会不敢起，戏不敢唱，连玩猴的、打莲花落的也很少有，大家觉得沉闷憋气，偶尔遇上过喜事，男女老少都是挤着看，女孩们心细，看过喜事，长进不少生活知识，还记着办喜事的程序、路数：诸如打发闺女穿什么，戴什么，陪送什么，甚至连新郎官如何施礼迎新娘子下轿的事，都一一记到心里，同时憧憬着自己的未来；男孩子来看主要是打热闹，拾趣儿，尽兴玩耍的。大人们看新娘子，一是为饱眼福，二是为评头品足议短长提供充分依据。

这时候，接亲的哑巴轿和扎有彩棚的牛车都已准备停当。在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声中，从院内走出个魁梧英俊的青年，头戴礼帽，身着长衫，你道是新郎官？不，他是新郎官的胞弟戴松亭，是押轿的。押轿是什么意思？按当地风俗规定，接亲的轿去时不能空，必须有人坐，这就是押轿的。押轿的人选多是新郎官的胞弟、堂弟或表弟，也有让姐夫哥及姑父押轿的。回来时，轿是坐新娘，押轿的坐牛车回。戴松亭虽然年方十六，个头却与二哥差不多。当他潇洒倜傥地走出大门口时，看热闹的人中有人说俏皮话：“山娃，今日是你二哥搬亲，陪穿恁瓜净做啥哩，是不是想……”话说到这儿，见戴松亭礼帽下的两只眼一眨，那人立时哑口了，把快要出唇的那句粗话又咽回到肚里了。同龄人都晓得，山娃戴松亭的脾气跟他大哥、二哥都不同，有点说不上来的“怪”。他母亲也说，这娃从怀上胎儿就跟别的娃不一样，在娘肚里不时地翻个儿，生下来瘦得像一把皮，可刚满月，脸蛋儿就吃得圆堆堆的。他特别贪吃，总是吃的从嘴里往外溅奶，还舍不得丢妈子；刚会坐坐簸就不失闲，不时地抡着小手在坐簸上拍打，直打得手掌发红还要拍打；六岁入学读书，有尿了不报告老师，尿了一裤裆，棉裤外边结成冰凌碴子也不吭声；那年害病熬汤药让他喝，大人尝尝苦的连连摇头，可他抱住药碗一口气喝了下去，苦得他身上打颤，也不哭。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他打狗的那件事。

村东头有个叫陈老七的，讨厌学生从他家门前过，看了一条大黄狗咬伤不少学生，大家早恨透了，陈老七对他家的狗“护短”，狗咬了

风雨乾坤

人,不认错,还倒打一耙子说是学生自作自塑:“他们逗它,它能不咬?”戴松亭虽说不走那条路,可他听大伙说一些事,心里憋得慌。一天上午放学后,他绕道从陈家门前过时,老黄狗果然又逗着毛狂叫着扑了上来。狗通人性,最善于看主人的颜色。它咬人时,主人厉声斥责,它便会停下来不咬;主人一般地斥责,它便扑上扑下地抖威风,摆出进攻的架势;主人有怂恿的意思,它便向对方猛扑过来,死死咬住。老黄狗咬戴松亭时,陈老七是一般的斥责,老黄狗抖起威风,戴松亭眼见为实,火了,弯腰摸石块要去砸它,没提防,脚一滑跌倒了。那黄狗猛扑上去在他的小腿上咬了一口,棉裤被翻出套子,血淌淌流,陈老七这才慌了,赶紧把狗撵跑圈到院里,扶起被咬伤的戴松亭,连骂恶狗。戴松亭二目环睁,甩掉陈老七,顺手操起靠在楼门东边的那把桑木把钉钯,纵身跳到陈老七院内,追着打那呲牙裂嘴的黄狗,挤到牛屋门前,他举起钉钯朝那黄狗的头部砸去,那黄狗朝前一纵,钉钯打在它的后坐上,惨叫着钻进牛屋里,戴松亭穷追不舍,挤到牛槽下,两手死死卡着黄狗的脖子,举到空中,硬是把那咬人的恶狗掐死,还抽出铡刀将它的身子连剁数下,碎尸三段,弄得他脸上、手上几处受伤、冒血,陈老七吓得昏倒在楼门底下。戴松亭又一声不吭的到门前的水坑里洗了手和脸,擦了擦血,把一个同学送来的红伤药敷上,象没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回到了家里。当他母亲从别人嘴里得知这件事时问他:“你回来也不言声?”

“狗都打死了,还说啥哩。”戴松亭平静得出奇。

“你打狗得看主家情。”

“他眼看着狗给我咬倒才上来轰,还有啥情哩!”戴松亭理由充足地辩解着。

“你呀……”他母亲伸出食指生气地在他头上点着,可是嘴里没了词。

从此以后,戴松亭得了个绰号:三老虎。

戴松亭脾气暴躁,但对人挺有礼貌,平时见了村里人,有大有小地称呼;别人到他家里,也是热情地搬凳子,递烟袋、倒茶;和小伙伴

们相处,从不欺负弱者,只是容不得逞强霸道的人。一次两个娃娃在地上划道道占方,有个姓段的老大人在一旁帮助一方拨着,谁越是赢,他才越是帮谁的忙。三老虎占方是强手,他看不过那个姓段的行为,就拦住他说:“你占得好,咱俩来!”那姓段的拿眼看了看他,有些蔑视地说:“料你没那个胆量吧!”

“试试看!”戴松亭平静地说。

“试试行,咱有言在先,走一步不许回烧!”那姓段的胜券在握似地说。

于是,二人在地上横划七道,又竖划七道,即成了占方的棋盘,姓段的用泥蛋当棋子,三老虎用草茎当棋子,二人来了十棋,姓段的输了七盘,最后输得头上冒汗,三老虎把他的泥巴蛋棋子快吃完了,姓段的火冒三丈,伸出大巴掌给了三老虎一绰脖子,三老虎发怒了,从身边掂起一把粪铲子朝姓段的砍过去,大骂:“你欺人太甚!”后来人们拉开了架,都指责姓段的不对,这才罢休。近二年,三老虎长大了,个子也长了,他父不断告诫他:“山娃,你站那五尺高了,在别人眼里成了大人啦,说话办事得稳点,不要娃娃流戏的,更不要值不值同人吵嘴,打架!”打这以后,他不大同别人来往,特别是他大哥戴玉亭从南阳带枪回来后,一下子被枪迷住了,他大哥去内乡前,留下两支枪一长一短放在家里。三老虎一有空闲就摆弄枪,卸卸装装,装装卸卸,每个零件都弄熟了,他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,不点灯,可以把手枪零件卸下来,再装好。练枪法更是下功夫,先是用长枪打天上的飞鸟,再练手枪枪法,指哪儿打哪儿,几乎是不差分毫。一次枣树梢头落了一支小燕子,正在喃喃地叫,有人试验他的枪法说:“看你能举枪把它打下来不能?”他说:“你只说打它哪个部位?”那人说:“不打头,打它的脖子。”话还未落音,站在枣树梢头的那只小燕子随着“叭”的一声枪响,掉了下来,那人拎住死燕子一看,脖子被打断了,连连称道:“真神!”他的怪脾气,他的真本领,叫他的同龄人又惊又怕。所以,刚才说俏话的那青年人见他眼一眯,猫逼鼠似的不敢吭气了。戴松亭正了正礼帽,手撩大衫,回头向众人一笑,迈步跨入轿内。抬

风 雨 飘 摇

轿的便抬起轿忽闪着走了，牛车也咯咯噔噔地紧随其后，欢声笑语的男男女女们目送他们很远，很远。

三

接亲的轿和牛车走后，送礼的、贺喜的亲朋好友相继到来。因为年景荒乱，戴焕章接亲抬的哑巴轿，为的是少声张，少招麻烦，两天前就在村子的各路口，甚至回龙寺寨门口、区部门口和庙门口的石碑上都贴了实阻贴子。农村过喜事，当地有个风俗，就是待客送礼。谁家过喜事，无论是打发闺女，或是娶儿媳妇，近门的，左邻右舍的，老亲旧眷，朋友故亲等，凡是同他有往来关系的，都要在过喜事的头天或当天，带上钱到主家的礼单桌前送上一份礼，上礼单的收了款，记上名字，写上款数，主家呢，为了酬谢送礼的，就在当天中午，摆开筵席，有的一遍七八桌，一个中午能待两三遍，人们边吃边喝，猜枚划拳，热火朝天。有人考究过，这待客送礼，原本是一家过事，力量单，众人凑份帮忙，共度难关，后来演变成人际交往的手段和桥梁，甚而成为主家人缘、势力的标志，有的为了自我炫耀，打肿脸充胖子，遇事大肆铺张，事后欠债累累，有的是欠经济债，更多的是欠人情债。戴家平时爱给左邻右舍的送礼，还为众人办过不少好事，况且戴焕章兄弟三人又很出众，觉得他们能干大事，遇到这喜事，大伙早就打算送礼。但这次偏偏四处贴实阻贴，不准备待客。老实的庄稼人虽然腰里装着准备送礼的钱，只是不愿去开那个头，因为害怕一旦让人家挡了回来，多不好意思，只好在周围转圈儿，等待着有人破破头。机会终于等来了——刁河西岸有几个戴焕章的同学嘻嘻哈哈地走过来了，戴家没法堵了，只听双方各自申辩：

“实在没准备。”“没酒没肉，还能没水吗？”“哈哈，哈哈”……就这样，打破了僵局，送礼的、贺喜的亲朋好友潮水般地涌了过来，那些老实的庄稼人找到了可靠的理由，也都纷纷过来送礼了。对于这个情况戴家是有准备的，杀了两头大猪，宰了一头牛，各方面的准备都很

充足。招客的、上礼单的各就各位，各负其责，井然有序。戴焕章微笑着、彬彬有礼地同诸位来宾热情地打着招呼，并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句话：“哎呀，实在没准备，真对不起！”来人也差不多说着同样的一句话：“一片心意，谁是来吃喝的？”人们热热闹闹，笑声朗朗。

在这众多送礼的亲朋好友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是里长王绍户陪着区长李荣泮的到来。老头子戴天锡身着长袍马褂拱手相迎，戴焕章紧随其后，一齐来到对厅的客屋里；按宾主依次坐下。当时邓州分为84里，邓南白落堰以南，分为侯东里和侯西里，回龙寺、牛营、郭惠庄、大里王营、大周营、惠营、张李庄等村属于侯东里管辖，王绍户就是这个辖区的里长，他将戴焕章介绍给区长李荣泮，二人握了手，相视一笑，区长上下打量了一番，对着戴天锡连连夸奖：“焕章是老先生的次子，比他哥哥戴玉亭还体态，还仗义，老先生洪福齐天！”戴玉亭两年前的从南阳回来，以后经人介绍在区长手下当秘书，这年春天，他和惠庄的惠明甫一块去内乡学习地方自治，这次家里过喜事，他也没回来。

戴天锡听了区长的溢美之词，心里自然惬意，可是行动上却极为谦恭，连连说：“过奖，过奖，我们都是些草木之人。”一阵寒暄之后，大伙由眼下的匪荒，说到自卫自治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说得挺热火的。谈得最多的当然是区长李荣泮。他声音不大，却很清晰，文静地用一只手捺着另一只手指，如数家珍似地说：“咱邓州自民国初年以来，散兵游民开始聚众劫掠，多数是夜聚明散，有的是公开拉杆，就咱们区里来说，在号的有宋万林、郭老键、胡结子、胡毛点，象耗子一样搅得老百姓不安生。”说到这里，里长王绍户接上说：“看来要过安生日子，非学外村不可。”区长李荣泮又高屋建瓴般地说道：“咱这里自打民国以来，不少村镇大户富民为了自保，纷纷修寨筑堡，购买枪支，组织团练，武装自己。”

“咱们干脆也组织团练……”王绍户情绪激昂地正要说下去，忽然传来焕章母亲的声音：“抬食箩的都回来了，银娃你还不快去换新衣服！”按娶媳妇的规程，抬食箩的是先锋，走在轿和车的前头。去接新

娘时，男方在食箩里放四色礼，四条猪腿，其中两条腿留下，两条腿带回去，这叫有腿好走迳；礼吊子，其中一份为实受礼，女方留下，还有一份联刀礼，即一块礼吊从中间割开，但仍联着，女方留一半，另一半带走；肚子和心肺，女方留下，临走时，女方娘家送一块大曲和一捧麦麸，取其“发福”之意。回来时，也是抬食箩的先到家，告诉家里人接新娘子的轿快回来了，于是迎亲的收拾打扮，看热闹的兴奋起来。

听到母亲的喊声，戴焕章告别了李区长，急急忙忙穿好新衣服，还未走出房门，轿可落到楼门外了，鞭炮噼哩啪啦响起来。帮忙的迅速将红毡从轿门前向院内铺去，因为新人的脚是不能沾土的。众人从轿门口看到新娘子明眉大眼，又白又胖，通梁鼻子薄嘴唇，人们不时地咂嘴赞叹。戴焕章五尺六的个头，挺拔魁伟，在其近门姑夫的陪同下大大方方地去迎接新娘子，前边是两个打扮得很漂亮的媳妇，她俩先到轿门前，一个手中端着新梳子和保平壶，在新娘子头上梳了梳，然后把保平壶交给新娘子抱在怀中，等新郎恭敬地向轿内的新娘子施礼毕，有人帮助新郎伸出右手将新娘子从轿里拉了出来，一前一后，红绸相系，缓步到堂屋前八仙桌跟儿。八仙桌上放着一个盛满小麦的斗，其上蒙有红纸，斗的四角放着四个鸡蛋，斗上还放有一杆秤一面镜。伴郎的这时发话了：“现在是新郎新娘拜天地。”又严肃地拜过天地拜高堂，当喊到夫妻对拜时，有几个爱逗的男男女女，分别按着新郎和新娘的头朝一块抵：“来，来个羊抵钻儿”，新郎到底是洋学生，啥事想得开通，任他们花样翻新地闹，新娘子是个老封建，怪得连蝇子也不让往身上落，对人们的要求答应得总是不那么顺利。有个近门嫂子挺厉害地警告新娘说：“你还是顺着来少吃亏，要不然到晚上闹房时叫你吃不消！”拜过天地后，新娘子随新郎进了洞房，那个盛满麦子的斗也让新郎抱进洞房的当间里。午时观笄，新娘子坐在凳子上，两脚踏住斗，嫂嫂们用根早已准备好的线绳，在新娘子的脸上扯了三下，新娘子用力一蹬，斗里的麦子洒满地，新娘子起身往洞房里跑，人们追着打闹起来。

紧接着，就是大张筵席，上菜、敬酒、猜枚、划拳，整个四合院沉浸

在喜庆幸福的欢乐之中。

四

焕章在席间敬过酒，走出对厅客屋门，听见大门口有人高声喧哗：“我不是来要饭，是找你们的主家图个方便。”

此人相貌堂堂，大个子，紫棠肤色，方脸阔嘴，叫郑振武，外号“老定锅”，是豫鄂交界线上的郑赵集村人，家有 80 来亩薄地，日子不算富裕，父亲外号叫夹板头，是个老实巴脚的庄稼人，只知下死气力干活，种庄稼，很少同别人交往，东西看得特别金贵。两年前，村里有个叫郑培芳的成垄收份子写戏班子来村里搭台唱戏，规定每户按地亩摊钱，可是收到郑振武家，他父亲“小夹板”（因为他祖父叫老夹板）提出：“按地亩收款不合理，我家的薄地多！”郑培芳在村里是说一不二的人，又加上自己有个亲家叫何朝显，有百十支枪，有一定的势力，说话气粗，办事仗有行势，对“小夹板”说：“就你扭球犟，一律按地亩摊款！”小夹板也是老犟筋，脖子暴着青筋说：“你按地亩摊不合理，我就是不拿钱。”

“不拿钱，你不得看戏！”郑培芳断然说。

“只要你戏台子搭在村里，我不出钱也要看戏。”小夹板强硬地说。

“骑驴看唱本——咱们走着瞧。”郑培芳用手指着他的脸，最后通牒般说：“你只要敢看不掏钱的戏，我给你头上戴个驴按眼！”

一个要按地亩收款，一个坚持不给。过了 5 天，村里搭台子唱戏，郑培芳让人弄来个驴按眼，上写“小夹板”挂在戏台子的左上角，弄得郑振武父子在村里抬不起头来，可是又奈何他不得。年轻的老定锅郑振武决心要到外边干一番事，就七拼八凑地弄来一笔款买了一支长枪，通过一个亲戚的介绍去到湖北边上的一个叫何朝显部下干事。过了两个月他回到村里，身穿军服，带着一支枪，想让村上人看看他老定锅不是窝囊蛋。郑培芳一见，心里犯了忌，一打听，原来

他老定锅是在何朝显手下干事，何朝显是郑培芳的亲家，他给何朝显说：“把老定锅枪撤下，撵他走！”何朝显果然按郑培芳说的办了。

老定锅心里憋闷得慌，回到村里，人们捣他的脊梁，说他不是人，为了买支枪，竟然偷偷地将自己的嫂嫂卖掉，不但村里人骂他，连一些不明真相的老亲旧眷也来数落他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原来，郑培芳勾结本村一个二流子冒充老定锅，偷偷地把老定锅的寡妇嫂子卖了，黑使了钱，还把恶名踏到老定锅头上，老定锅有口难辨。接着，又出了一件事，郑赵集西头有一家夜里被人抢劫了，还打死了两口人，郑培芳一口咬定是老定锅干的，并上告官府，要把老定锅塞进班房里。老定锅窝了一肚子冤屈，而且名誉被败坏到在乡村无立足之地。一天夜里，他把一口铡刀磨得锋利，要跟陷害他的郑培芳拼了，他父母知道了，苦苦哀求他：“你行行好，咱惹不起人家，你走吧，你走吧！”

老定锅给父母跪下磕了几个头，擦了擦眼泪说：“父母多多保重，我在家也是死，不是气死，就是拼死，为了咱这个家，我听二老的话，外出闯荡，混不成人绝不回来见二老！”说罢连夜走了。

一闪眼，过去了两个多月。老定锅在外边打听打听，想做生意，可是手里没有本钱。这天来到回龙寺寨，打听到牛营戴焕章是从南阳回来的中学生，爱结交朋友，便特地来到戴家门前，不料被人拦住，问：“是亲戚？”答：“不是。”又问：“是朋友？”答：“不相识。”一个要进院见戴焕章谈谈话，一个不让进。

戴焕章走到大门前，见到一个陌生人提出一定要见自己，想必定有特殊情况，就引他进到院内的一个清静的房内，让他坐下叙话。

当戴焕章听了如上介绍后，对他产生了同情感，主动问：“老弟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你只管说，不必客气。”

老定锅扬起脸，朗声说道：“我打算做生意，手里没本钱，兄弟是不是借给我几个？”

“多的没有。”戴焕章说着，大步到礼单桌前取出三十块钢洋交给他了，老定锅接过钱，两眼满含感激之情地说：“知恩不报非君子。”说罢，扬长而去。焕章没有送他，却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。

五

筵席结束，已是太阳压山的时候，寒风飕飕，灰色的云在空中慢慢地扩散着。

晚饭后，照例是青年男女们闹洞房。听人说，接来新媳妇，闹洞房的人越多越热闹越吉利，如果没人去闹房，那是很晦气的，做父母的还要央人来闹洞房。在这里，闹洞房的人挤得实抗抗，有几个人的点子特别多，不但话说得刁钻，有些酸得对不住牙，有些动作出奇，什么新郎摸金豆，什么新郎新娘吸过河桥烟，什么夫妻共吃连心糖等。新郎是读书人，心里自然明白这样闹，一是贺喜热闹、凑趣儿；二是破除新人的羞涩心理，激起情欲。对于闹房人提出的各种花样，基本上有求必应；而新娘是农村姑娘，平时很少跟青年男子搭话，如今面对这多人，听那些酸得叫人打冷颤的话，又一个接一个做那些见不得人的动作，真真羞死人了，她甚至在心里怨恨新郎太开通，什么话说着都不举嘴，什么动作都做得出来，上学人太坏；她讨厌那些过份的闹房人，若不是喜事不能扫别人兴，她真要骂他们个狗血淋头。事情怪得很，她越是羞于出口，人们越是爱逗。其实这样才闹得有滋有味，如果真的都百依百顺，闹房的反而没了劲儿。这一对，一个开通，一个保守，大家逗得精彩、起劲儿，洞房里热气腾腾，各种韵味的笑声、吆喝声此起彼伏，直闹到更深夜静，人们才依依不舍地散去。

新郎官刚刚关上房门，还没跟新娘搭上话，有人梆梆在窗棂上连敲几下，发布命令似地说：“你俩听着，明早晨可不能睡失明了。”新郎听出声音，这是近门的那个快嘴嫂嫂的嗓门，不等里边回话，几个妇女哧哧笑着走开了。新郎明白，其实窗外还有人在听私房话的，他装做什么也不知道的，坐在灯下翻看那本《三国演义》；新娘先是坐在床头勾头打量新郎：方脸，浓眉，丹凤眼，文气气的，怪称心。他们这是第二次见面。十三岁那年春节，同到一个村子里走亲戚，上午拜年时，在一棵大槐树下相遇，表嫂告诉她：“这就是戴家的二公子，在南